

剡源文集目

甲集

通鑑寤辯序

會稽唐氏墓記

送慶上人序

碧桃花賦

陸孟孫字說

弁易詩集序

胡麻賦

太平司戶廳題名記

不礙雲山堂記

胡天放詩序

奉川驛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題十弟子

袁氏考妣葬碣

唐畫西域圖記

題趙侍郎誥

常熟丞王公行狀

俞肖望哀辭

縮軒賦

充安閣記

乙集

困學齋記

息齋賦

陸元章字說

李時可詩序

敷山記

贈相士歐陽生序

楊氏池堂燕集序

題高常侍詩文鈔

題王理得觀史吟

跋石鼓文

題孔子師弟子像

題鞏氏耳目志

題次元次山集

蠅虎賦

字三友說

送趙生遊吳序

題太學登科題名

祭趙丞文

富春孫氏族譜序

曹居士哀辭

丙集

水心雲意樓記

祭右軍祠堂文

周義烏真贊

遺安堂記

張君信詩序

齊東野語序

湯子文詩序

拳夸二氏戒

養心齋記

題毒安柴君詩後

容膝軒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喜友堂賦

史景正字序

題劉文節公帖

送屠存博序

丁集

謝王廉訪書

愛日齋記

游蘭亭詩序

游雲亭若耶溪詩序

汝南秋處士墓表

舒將仕哀辭

梅林二李公哀辭

跋史和旨詩弓

跋吳傳用帖

葺隱記

戊集

瓶城軒銘二首

贈黃彥實序

顧伯玉詩文編序

剡源文集 甲

通鑑寤辯序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詘而察其良窳博收而精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爲善賈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衆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爲闕通鑑旣出衆史書可以畧廢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所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足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及之而未暇者弱賈也暇矣力及矣而終身不習焉

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有人焉窮力而習之詰其事前
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逸一辭可以爲難矣然
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蓄天下
之貨而不時其贏誣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爲富
之術是滯賈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盡治
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爲愈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
訓施諸用則趣利逐便而不適於經久則姦賈也姦賈
不若不賈之爲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字子
和余晚不及見而見其弱冠所著通鑑寤辯若干言喜
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遂語求盡不求巧時引周漢以
下千餘年陳迹裁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賈也若挈禹貢

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圭范
蠡輩比力而籌哉惜乎王君年未充而學已成迨其老
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於國也
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賈術非不善也而世窮人之傳其
書與否不可知姑私繫所聞以諭于同好云耳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時生而閭居死而族葬故其人敦親重土昭穆百
世而宗不遷文禁未繁而侵欺爭奪之訟不興後之時
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教蓋
繫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氣益衰吾觀於士者之家而
三世不別籍者稀矣一命之貴適集其身歸視父兄之

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車旋乘馬悶悶然思之更之至擇
葬也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陰陽之說翼私昵而馳故
有禰踰祖支破宗形侵勢攘智紿力奪無有厭極既其
甚也有出疆遠卜非殯非葬世久子孫疲於展省而併
失其故封者矣有壤地相入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
無涯之獄者矣烏戲人生而羣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惡
之不可以無葬也先王公爲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後世
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於薄有識之士得不懼而圖哉
會稽唐氏爲東南閭族譜牒絲牽繩聯可數百年不亂
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旣賢於
人矣其遠祖通議公之葬在山陰縣旌善鄉之古城山

寶祐中有私致其山之券於鄉貴人節度全君者全君
蓄以間壤蓄之久而知爲通識之墓域也瞿然曰得無
有議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灑掃如故
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珏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
於全君全君謝而諾之書再行而全君竟還券唐氏且
爲寫圖形標界石以信于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
夫賢唐氏之子孫不散其宗能行身爲孝復故物而光
先猷也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全君之服義能下勢
於舊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
曰凡處鄉者不當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
以著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爲子孫而予人以

先世之丘壠與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余之嘗學禮也實來謁文以繫於碑陰迺歷道余心之激槩者授之其歲月先後步晦廣衰則唐氏所藏識詳焉

送慶上人謁永嘉陳使君蒙序

人惟負超曠逖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能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其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爲遊則雖胼行暵走僕僕於道塗之間祇自弊耳鄞爲東南斗絕處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雁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爲闕故凡懷章之吏彈鋏之客莫不顧睨軒舉指爲先登他日羣而履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疆

絕壤之隔也亦非其志皆不足以爲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興極而如志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縣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須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況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固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爲彼之遊則易然爲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畧天台而窺于雁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爲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博毅君子也行矣必有以發子矣斯遊其庶

幾有得乎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燬于火儼榛薨之遺墟然風披而雨墮三年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燿于甃間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花也胡爲乎來哉且其爲花種之寔艱土不溫而不莖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之瑰奇疑仙人之所植故華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遠適曾日月之未賒厥甃燥剛瓦礫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旣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

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爲慰予則我也旣履其殃一以爲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園一卉木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當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醴肉丘隰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果勤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敝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眇之娛迨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劫灰之餘顧樵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爲累事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之

已非而爲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無恙持
壺漿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焉
堦除見此粲者矯焉若凌虛粹墜翕焉若離羣獨至淡
焉若鉛容素臆將頻將蹙弔予厄而悲飄焉又若茶裳
縞袂將翔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
商山之皓須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歎異又
若西山之陽孤竹之子亭亭冰映皦皦玉峙惋塗炭之
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耿孤瑩於衆妍時臨風而興喟
然後知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戲噫嘻嗟乎物之情
無妍蚩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
哀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撓渺遽廬於大害信木

情無不無情

偶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尚安能以
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
所羈其窳然異也無毀無訾其皎然麗也無潔無緇與
是花兮相忘聊遺老兮庶幾

陸孟孫字士宗說

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于予曰陸氏幸甚得公爲壻
今者孟孫又幸得壻于公惟是孟孫年浸長矣而業不
脩懼頽其家且貽公慚願賜之字以教孟孫余謹爲字
曰士宗姑蘇之族莫望於陸自三國至於李唐代有雋
士其學行志業載於簡牘間班然偉矣迨乎近年資祿
名第不爲無人而不聞有以氏族行於儒林者與微等

耳而山陰之族遂名天下談者曰姑蘇田腴而俗侈田
腴則其小人無耘鋤糞治之勞而不害得善禾俗侈則
其君子偷而無遠心彼山陰之壤多雄岡潔流士生其
間不恥無資而恥無名雖牛醫馬人之子知貴挾冊而
歌唐虞況於舊族魯語有之息土不材瘠土好義茲非
其證歟余以爲不然士視其所立爾土之腴瘠何擇焉
自余爲家壻猶見襃衣而能清言者數公遠祖唐宣公
之牒猶置而藏諸廟宣公之祠于社歲時子孫陪祀猶
於爾家取足今皆無矣更去之十年將愈無矣噫乎孟
孫之宗可不爲寒心哉孟孫於嗣爲嫡長禮謂之宗子
吾女亦嫡長也獲承宗事孟孫其力務爲學焉以無忝

所生以解談者之惑毋惰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常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也
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
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世
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
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
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
矣其窮也亦惟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
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人未有好老
與窮者也然則適遭之歟若吾周公謹父之工於詩謂

之所遭非邪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雲蕩翹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觀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槩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又烏烏然稱爲累臣羈客也公謹盛年藏書萬馬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處遇好風佳時載酒肴浮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沈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自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頽顏皤鬢離鄉索立而歌歎歎如此而人方羨其詩工不知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余丙戌春道杭過之氣貌充然不衰類

有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繫之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于中田是名胡麻外白中多嘻微心之良苦微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疇一物之得遺彼芄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勤於畎畝展致轉於遐暉迹其華粲粲以淡成幹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益屬膏潛滃而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常迎溫而挹粹庸曠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芘

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違近信在困而愈恭近義
故論胡麻者以爲有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
篋衍佐飛仙之服餌也

太平州司戶廳續題名石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且莫之憂以爲千載之計可以
謂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
脫眈眈就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
勞雖有多能解銳作爲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
顧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
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故凡
始調於吏部率願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於

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爲歲
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求無愧事焉而求有成自大
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其
才寧非欺乎上饒楊君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崛
然取天子科第需當塗戶曹之次益以餘力大治其學
六年而後至官至則廉聲颺馳讞議川決前後部使者
郡太守驚其能屬委叢最墨君晝坐議舍理案櫛夜歸緡
讀書傳其說以爲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
將融偏揉異以適於用世用是旣蛻去州縣之拘勞而
復無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其已尊而
期於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當題名而

舊石久已溢顧瞻慨歎懼愈久而愈失其傳迺爲續立石而遣使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於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能久者則不賴於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旣身勉之且推此以厲後及之人使宦學於斯者皆能內不慚於心外不慚於政上不慚於君下不慚於民近不慚於朋友遠不慚於簡書雖微此石千載之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所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

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往而從之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于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岑青山白雲庵之旁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愀然曰噫此堂吾先君子南墅翁之所名也蓋先翁少而塵居倚塵有南山於塵中瞻眺爲最勝嘗曰是若造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旣取以名吾墅矣儻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下名夕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

幕府則皆致資合立力成翁之志臺閣以文字知翁如木石先生尤端明故參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願揭翁堂顏以爲扁之扁江湖騷人過客戴復古翁賓暘高髯之徒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相讚慶然堂雖畧成翁未嘗卽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始大成而翁倦游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燬獨此堂者巋然榛礫中吾兄弟不能寧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岑之築雪岑在林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尤空故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非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始余沾沾然奇孔晨我輩士耳及狎聞孔晨言徘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遇

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所爲則其心不樂自無以與乎烟雲丘壑之事而其力常足以兼之層臺疊館櫛比城連土石疲乎鋤鑿林垣奪乎綺縠以至禽蟲草木之情震搖於歌鍾輿隸之役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以文章器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而問南墅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之雄豪什伯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蹤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雪岑則不礙於雪岑不惟閱興廢通證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苞後

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墅翁於余前後輩余在金陵適嘗識翁須眉雪白顴頰丹潤每侍坐畱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畧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真能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懷醉歌以附於父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墅翁聞之亦當隱然爲雲山助喜矣其歲秋九月晦日剡源戴表元記

胡天放詩序

麗於淞中爲佳州奇山惟攢清川練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疏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冠笑談

楚楚然稱其山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肖刻心彫形沈埋窮伏而爲詩者山川雖佳其烟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爲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訐謨典冊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祿踈擯舉子已耽爲詩今之所編藁欲十易烏乎美乎哉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爲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

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僑

奉川驛記

淞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苞山根江而掖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水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則皆失其便故濱淞之塗通置船官騎廢而奉化無有余考地志奉化在秦漢前蓋介於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疏闊非意故畧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自近世事繁難槩於古前爲縣者嘗屢

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節傳粹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今令襄賁丁侯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迺相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嘗規爲驛者於民廛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蒿萊之場塵染螢燐之區忽焉而垣闔具軒寢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丞王君澤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於百有五十計工至於八百日至於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於季秋庚戌訖功於仲冬己未驛成因其故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賓賢德噫嘻美哉於是縣人樂侯之成嘉侯

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紀余維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於茲邑自侯下車見其當兵燬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彌完缺敝振理頽廢昔之撒牆夷竈而逋亡者今皆歸尋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若廟學亭治賦醮之局榮社之壇蔽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凡以圖其久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弟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山川風土之盛衰興廢此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矣涉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能不足爲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意詣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烏乎是豈不甚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銳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有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奔走涉歷見

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
徘徊瞻眺不忍棄去所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適
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没人猿語宅焉私歎安得瓊臺
玉宇者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
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禺氏國之西崇峯秀壑峭立
人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
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
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乡煉
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
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
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焉爲常清

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卽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
肖像之殿退食之堂棲鍾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
止共具殆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
武恭王時毫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
永隆仁和之田爲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晦羸五
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
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爲寵祖君之後始改
賜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
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穎祖賢其人又爲致山
壤之竝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爲晦羸千又有所謂科儀
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晦羸二百

山爲晦如田數夫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
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爲仙山翱翔往來是山
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
采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漿已不翅王侯
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日與人居行
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
窺之謂其欲長處世以自樂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
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事遠不可知而吾讀老
子書有憺然憂世無憍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身爲
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樂者樂乎抑皆無其憂而後能
樂乎他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扣而學之

題十一子

昔吾嘗論太史公敘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
翁又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孔子夫聖人之
生於世其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
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尚多賢竊計
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
本老子則老子之言在其當時所從學道而去爲君子
者何可勝算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
學仙謂老子爲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有
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爲之人爲一像像繫一傳其於
老子耶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邪

袁氏考妣葬碣

同邑袁清之之父死葬潘輿十年而母劉氏死於是清之兄弟從余游亦且十年前耐縗經詣余門請曰昔者清之之喪吾父也嘗使人迹公於天台中求公文以誌葬公辭而不畀之文雖葬竊比之猶未成葬也今者耐吾母而卜其舊兆不吉訊葬書西其兆八十舉武則吉乃西而新之而求所未獲於公幸公哀之余受其請歎曰嘻乎禮哉子之葬其親乎夫葬親死事也而不可死其親今之人死其親者既葬而忘之甚者安其葬之不可而不改也曰古不脩墓夫古不脩墓欲其始葬之善使不至于脩也非謂不善而不脩也而況葬于所不

脩古不脩墓夫古不脩墓欲其始葬之善使不至于脩也非謂不善而不脩也而況葬于所不

近一里穴用乾兌日用季秋甲子而碣用余文以埋於地中餘俟嗣興者追銘備書植冢上焉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弓弓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為羌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出一王而一二奴前後俠侍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語圓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皮裘牛脚鞋胸懸一圓金花一奴小圓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戴羃羃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靴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嘉良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綏皮裘多鞞微解社交手按膝一奴皮韜髮餘

垂獨辮朱裘紉鞞者吐谷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
一王烏氈冠如首經上標白犛牛尾旁鞞二雕翎皮裘
朱帶紉屨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屨襪與王同而紉鞞
一紉帶素襪而朱鞞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貶欲歸
國也一王二奴皆椎髻王白皮裘黃毛鞞坐而僂指數
曲奴青襦黃屨者拍手爲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
項者與王目同右注而眇衣皆反領者又党項之西千
碭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或或紅
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背向役連遲速諸態觀之
變然如生餘器藻鏤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攷唐
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

可而安之者乎今夫清之藏其親十年矣而哀如始殯
圖安計榮不盡不止不禮乎哉始余自江上歸猶未識
袁氏張張然浮家於邑而無所託有指邑西諸山教余
此走黃甘嶺道也地阨而民儉必走是間可以免難然
而無於我乎主明日有河陽酒官袁生得之持謁來問
其居居黃甘心愜之而難亟言袁生欣然若無靳容歸
而載其父命竟闢一堂舍余當是時余恩之甚會余有
他役不果往越二年自天台還所過屋聚荒然而黃甘
獨完遂決意復尋前言將求田築室爲民於其土及旣
賴其力再遷以成今居而袁生父子皆成隔世人矣烏
乎人言爲義爲義良不易自平居謀富者戒門以絕過

從如避逋叛適不然者蓋有依馮之心焉若袁氏父子於其羈人遁士窮危迫急之際而能至是卽其他事可以槩舉也今而繼者又禮故不敢重違其意而誌之按清之自爲父之狀曰君諱鎮嘗從淮南得一進勇校尉卽棄去家世籍慶元化奉窮谷學儒至校尉才濟焯焯而性絕孝王父羸疾再刲股肉和湯液以進王父垂絕而存者十五年母之狀曰劉氏嚴敏勤約相校尉起家盡力逮事舅姑盡養沒而慕盡哀爲校尉睦其諸昆弟盡愛生四丈夫子伯得之河陽酒官也叔泳之蚤夭存者仲清之季澤之二女子皆已嫁校尉終六十八劉氏終七十五黃甘之居鄉曰連山潘輿之葬鄉曰禽孝而

而當時來朝此菟鎖瑣者混居羗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泯泯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翹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鮪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未散之質獨其陰偏獷戾多淫而阻殺則一蔽之性不能通耳河山以內更羣帝王之化文華禮俗日滋歲盛遂與其地愈遠不相往來謂之荒服之外夫外之不取遠之不怒亦已可矣幸各不失其俗亦已善矣吾國名爲有異於彼何常能百年不悖亂而欲兼治遠絕荒忽不可通車轍馬跡之處乎西漢以來夸君倖將貪空名而

醞酷既以至於唐人之事如此蓋可悲而不可羨也然
余見儒者談職方拘傳記尤不信世外無窮極之辭以
爲與幅員常數不合姑幸茲圖出於唐人目覩手寫其
國名因土音載之不皆有義而當於實其語踈其事廣
其居處服食嗜好去人不遠可以補軼聞資博識有輶
軒方言番爾雅之餘意畫復精絕非後世可及欣玩之
不釋遂爲采記彷彿存諸篋衍有好事者與共之焉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宣獻公所評
誰敢異者尤稱在吏部時誥身書名端重勁正以爲有
禮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寶

余嘗見唐誥書名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時以
楷爲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騫龍
蹕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
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後學剡源戴表元書

故常熟丞王公行狀

明之奉化有善士曰王公諱子兼字達善公之先居青
州有以明經取科第仕至太僕丞曰師敏者於沂國文
正公爲諸孫於公爲五世祖靖康之亂太僕死青州其
配趙氏丞相清憲公次女也有子允迪以幹辦沿海制
置司公事之祿奉母渡江而南因家于奉化王氏爲奉
化人由此始幹辦生廣仕監省倉下界門其配亦清憲

公諸孫吏部侍郎粹中姊也省倉生植始不及仕而俊
朗高岸以學行見推於鄉樓宣獻公所爲作王端本硯
銘者也嘗築雙清之堂與賓友樂飲賦詩其間學者
因而稱爲雙清先生是於公爲王父其配張氏繼沈氏
沿海制置公司參議官程之女雙清生熙精毛氏詩學
嘗著通鑑寤辯若干篇是於公爲父配汪氏方幹辦公
南之女也趙侍郎之先亦以其孥偕遷于明王趙旣宰
相家世文章子孫居明者又皆才良有時名兩家高閥
閱嚴昏姻數世衣冠不衰而公王母沈氏大門以多藏
書天下故公方在齟齬之年而漸漬見聞涉獵詞藝已
如成人逮弱冠連試國子舉卽連獲之進試于禮部輒

連不利人爲公惜公曰吾齒未也吾學亦未也退而厲
於家每三歲一出之則雖前所易獲如國子舉者亦不
利矣歎曰吾文學也乃出而縱交於異方之名人游吳
最久客高全椒家嘗所往來者壽春魏叔高兄弟桐廬
方深源父子最密當是時諸公貴者以資勢賢者以聲
譽皆傾力致千里客客之欲速售者爭而趨之如公家
世性行足令人慕念一俯首何所不就顧然癯然方好
深沈之思所在閉簾掃閣窮日夜鈔誦如山林書生聞
奇書古硯瑩囊中裝以致之無各色真文忠公纂次周
秦以來文章名文章正宗初出公旁搜博覽爲之註釋
又作梅譜甚悉凡三十年道塗經營一寢飯不去心者

率是物也而舊法貢舉年久者得三歲徑試禮部公亦
三歲勉強赴之每皆不利咸淳戊辰公年五十老矣度
少年進取事愈不可爲始用累舉恩對策集英授迪功
郎建德府遂安縣主學時縣主學方創員以處老年之
不可以涖民者名爲逸之寔厭之耳公至遂安以古文
學教諸生諸生踰山谷裹糧相從人人以爲得良師晚
有令敬公才每事諮公縣以大治郡守王君霖龍見令
牘文詳明訝曰吾他日聞遂安令不如是是何書生教
之邪檄上郡問令長者不欺以實對曰非某能主學王
公教我也守以牒諭公見公姓名乃遊吳時同門客也
大驚卽移署幕府自近郡有釣臺山長俾公兼之會守

以三組鎮越公亦滿遂安遂以脩職郎改授平江府常
熟縣丞未行而奏辟浙東提刑司準備差遣畱幙府如
故於是議者見公用年恩起家藩府曹掾一日致能譽
出他吏右頗悔前者期人之淺公父寤辯公雖不仕而
母弟山甫以連中文武科爲故相賈團練所知至是故
相以好語訊公亦有意用之而時事不可爲矣始王氏
卜地奉化而居其聚名曰王塘之居故蕭然幹辦省倉
雖相繼名宦而世習清曠不以生殖爲事及公仕遂安
至貸餘田之在慈溪者而後能行乙亥之夏公旣解幙
府歸王塘鄰里覩行李十數篋塔除間相慶曰公今稍
可營菟裘乎慈溪之田隸亦以贖告公謝曰吾力未暇

及此出其篋嚴越二州所置書也公由此益貧明年王塘火逃王塘徙台寧海馬輿又明年馬輿兵十數篋者併先時南來珍秘之蓄燬失畧盡不得已返王塘依燬所不及他小屋以居不能五十步客來及堦庖湏在目而寒漂暑爍挾冊不休化其家人亦無愠怨之色雙清堂故址瓦礫中忽出碧桃一年而花再年高於人三年婆娑遂成巨林公與游觀者賦詩滿編閩風舒公爲之記公平居未嘗肯以詩自名而語趣中適格力清安往往專名詩者不及知也火後追憶粹集及諸文共編名曰燒痕燒回等藁通若干弓藏於家公謙和樂易殆出天性然與之居終日雖甚相忘亦無敬容狎語操齊音

嘗曰我家青州號義門王氏子孫不宜以爭訟聞於鄰里少善書法垂老刻意小學旣而以李斯許慎之說爲未古也諸所論議講學凡若此人聽之若茫洋無根而要不可廢生嘉定戊寅卒年七十四初感疴疾良久不得語愈竟以此卒娶同邑蕭氏夫婦相敬如賓男一曰承庚女五其四已嫁一在室卒之年某月某日承庚以治命將祔葬于禽孝鄉靈巖村世墓之左前葬以書來剡源戴表元曰承庚不孝不得杖而造門惟先君遺事散落不可詳知知先君詳者莫如執事故願以狀累執事而乞銘於閩風先生以圖先君之不朽焉表元讀其書涕泣不敢辭曰不知謹具世譜宅里任官言議行事

大約如前謹狀

俞肖望哀辭

台寧海馬與俞氏爲儒久矣寧海之爲儒者異時率以詞賦雄其州州三歲一大比則其名詞賦充薦書者寧海什九又出而試于他司若上都莫不皆然由是寧海窮陬僻聚間往往起白屋爲名宦家而獨不及俞氏以余所知於俞氏而尤嗟之者曰渭之字肖望肖望曰吾志與材豈皆不如諸人殆命也邪然自吾高曾以來所與同場屋爲硯席交者葉中書鄭給事其著者也兩家後來聲名熏灼如彼而吾門三世纍纍布衣然吾爲之不敢廢三世不能至五世五世不能以至七世八世或

者天念之矣余聞其言愈嗟之當是時肖望已有子韉能讀書學爲文章人謂天之念肖望者在是也肖望於余里中故祕閣王公爲外家祕閣之內汪夫人於先君爲從母之子余總角共祕閣公家諸兒游嬉肖望在輩群中齒頰頎然談笑儼雅不可褻亦不能踈也肖望天資故寬容余與相往來幾三十年未嘗一日見其怒罵人人言劉文饒婁師德事何足爲異然甚質直見人不盡善不喜背訾而多面規之余年近四十未有子不能無憂一日肖望曰子之憂似尚蚤子之憂其恐不得及強壯私其子而教之耳若是者固無子之道也余爲起謝爽然於其言久之問祕閣公家內外及其鄉人說

肖望能切劘人大抵類此丙子之難余避地峽石阜茨溪與馬奧相腹背於是肖望老矣日課僮奴蒔花種藥於所築東谷之間而家政一以付鞞鞞內帥婦子娛奉二老甘旨外載酒肴接師友問學於時閩風舒東野故常熟丞王達善諸公皆寓馬奧雁蕩劉正仲周道士若晦所居五六里外幸驚遽稍閒則客主聚首談諧或遣人送詩篇相倡答慰勞亦流落中一快也越一年諸客皆散歸居者亦有門戶之憂肖望生產素不甚豐其子鞞又來余里授徒負米歸養如此十年己丑之春馬奧再有兵旣肖望不免移家新昌及還以十一月二十六日死矣烏乎哀哉始肖望與余得一丘于桐嶺甚佳相

約視之異日將穿以爲葬庚寅十二月某日遂葬而余自去峽石欲再過之不能至今猶未識桐嶺也獨念余與肖望少小相從今且白首肖望死不克弔葬又不得臨其窆肖望不負余余負肖望多矣乃爲辭以哀肖望稍繫平生知見梗槩以附於延陵掛劍之義其世出生卒行事本末則鄉里銘誄詳焉辭曰

遵剡西寫而東寫兮紛壑美而林妍偉夫君之約居兮秉龐德而不遷余非逃名而惡仕兮世亦愛夫詞章朝發蹤乎隴畝兮莫得志乎膏粱玩千夫之變化兮起浮雲於平陸浩投牒而歸來兮斲石泉而歌茅屋人各有能不能兮信其命之所逢豈擇居之不良兮亦皇皇乎

西東龜不言以智免兮胡爲乎豫且之爲獲老驥踣躅
而伏櫪兮猶飢寒之時迫彼衆人之計福兮求騁躍於
華年力未疲而蚤休兮乃中路而齊顛閱丘墟與朝市
兮渺貴賤之同歸諒冥懷而順化兮徒昧者之所歎問
何以逸我兮有恂恂之良嗣抱遺書而三歎兮曰百世
其猶未晦昔兒童之遊戲兮髮種種而無他藹清言之
不迫兮亂嬉笑於咨嗟擷溪園以羞肴兮穫山畬而成
醑曾酌別之幾何兮化須臾於千古感幽明之精爽兮
嘗發寐乎清觀物何變而不通兮疑仙者之有無吾語
常而可徵兮惟仁人之有後羨豐碑之璀璨兮屹梧桐
之高阜曰生不以憂感兮死得以禮終懷俯仰以無慚

兮非夫君而安車從車臨塗而不進兮傷成言之屢食
標吾辭於墓枝兮冀冥茫之一識

縮軒賦

戴子既爲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矧然而笑曰戴
子將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
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塗而涉於是非之林
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爲於時
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
稚七暑而一葛十脯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
荒乎內怵迫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竄伏聊憇憊而逃
嶮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爲卑而何暇於隱何以德

類本館刊本

爲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爲飽於麓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于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吟先王之說以游于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闖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于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嘗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德而已殆難知其所終故曰寡求而少欲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燁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反素火以晦傳燼

歷以退合度子無母以昔之揚揚而病今之齷齪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落其夸邪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卽成心懷貞士之操身滿間民之征一以子爲傭胥亦或以爲夫一以子爲羈雌亦或以爲驪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讒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資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亡故今登子

之軒嘉子之設將閤畧乎隘夫曲士之節而蕩摩於大
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感然若無所
容既而渙然以怡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
窮也

充安閣記

剡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
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開之以趨便焉人皆不
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辰之儲兼金之直
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
從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
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爲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

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
曰吾所以眩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
居哉夫聞其名猶眩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
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窳人也而昔之嘗仕者亦
余也有仕不仕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塗者其
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逢大官於塗則其乘車者先俯
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巍巍哉等第而先之人之相羨無
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
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
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
於塗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

餅餌不噍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婁爲何所失於余乎
余行四方不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爲之而
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
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候二年而
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溼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
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
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莫脫身不
測之險攜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
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
馬德操輩遯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
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

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
可得也見王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沖默自容而何用
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隴畝而騰風
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
輕其身而余於是閤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
倦而息欠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
之內方丈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
寓焉古今近遠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
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
名余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
何足以空之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

英源文集
吾閣吾名之而疑不可於他人邪言畢請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常言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乾隆丁酉四月十七日盧抱經閱

剡源文集 甲

剡源文集 乙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漁陽鮮于伯幾於杭方是時伯幾以材
選爲臺府郎掾意氣鮮豪每晨出則載筆櫝與其長廷
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閒
而后爲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
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千百年古彝鼎器陳諸階除
搜抉斷文廢款若明日急有所需而爲之者門無褻賓
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怪
字亦有足悅余性齷齪驟見伯幾如此真以爲世外奇
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黥然無聞問之云伯

幾比來嬾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名曰困學之齋
將收心而寡過焉余聞之笑曰嘻乎世有如伯幾之材
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
節不仕諸侯一出能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迺在抱
耒躬耕作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野
鍛之樂彼其雍容揖讓進退翛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
吾伯幾推而致諸嵇葛之儔固所未暇其屈折就此殆
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尚多伯幾不困于嗜欲不困
于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止萬萬就其所好之雖
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消子之木雞亢桑
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于是知伯幾者皆曰子

之言於伯幾爲宜蓋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息齋賦

劉邱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
盛年華仕風度蕭然異時常以息名齋屬刻原戴子賦
之賦曰

劉邱之陽有逸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
章口誦逍遙之篇跨鴻濛抗青雲周游星辰動搖天鈞
蓋其道術既超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
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于須臾期以息乎心
躬曰何行而非家雖鷲隘而能容噫嘻予子獨不觀之
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爲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

漚息而爲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木竅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亦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于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誤飲食于田獵或錢財于糞土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鍾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壯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撓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雁或以嗜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

實與名邪故有南華僮恍之裔西方竒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真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陸元章字說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在水清濁錯而成文曰璋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玉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亦其在人爲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爲文而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渝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畏其威其獲之也猶愛其皮君子之爲文章者取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則人不若是畏愛之矣故君子貴質質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甫里陸氏

世賢而有文余姻家少年子名元章請字余爲字曰士質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于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事憂樂險易老稚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槩然而不能言也夫不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詩者爲不能言也今夫人食味之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燠而遊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若矢生于手而侯注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笑曰吾初不知吾

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作詩最多而未嘗言于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曰雖然必強爲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熟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間東家贖幣西家發廩妻帑終歲充然無不悅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問闕惟悴猶曰爲詩自娛爲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畧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知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

年相逢於江湖之上尊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恍然於
言之非矣時可識之

敷山記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爲諸公耽
蓄山林沉痾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予士大夫必
知材業無所益於時寧出此焉猶可矯懦激頑哉然此
事貧者亦不易爲則好義之士又有爲之裒工穿澗致
錕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
於于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
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於杭子敬欣然爲余道敷山
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其山中卷外截水磬

折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俠敷山而蹲敷山
之前蒼峭再重圭起簾伏望而知爲美壤不疑錮於勢
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鄰友曹君始克售而有
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初子敬欲規一區之地以居
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
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望敷山之美
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爲
壽藏而築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藏脩以養體詠
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余聞之驚喜夫
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
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

也余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之乎及既識子敬乃恂然一儒清苦刻厲語成而言慮定而動其能不負數山審矣然則曹君不爲傷義子敬不爲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能如曹君之深愛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帛問塗於數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達非數山之約曹君之意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慙姑爲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饒於數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兄弟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澄余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爲某年謹記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申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闥而迎幸且至則脩衣冠振顏容候其一言以爲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侯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爲夸而術常不敗余深異之以爲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聞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備書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

存者往往病廢失業求昔之所依以爲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爲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尚內若有得迺其旅力趨鏘矍鑠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得善用者爲京房郭璞生其無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鄧戴表元帥初天台陳方申夫番陽洪師中中行皆客於杭先是雲

周密公謹與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之諸孫其居之苑藥多引外湖之泉以爲池泉流環迴斗折涓涓然縈穿徑間林篁覆之禽魚飛游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爲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璣廷王屠約存博張栱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蔡文若日從之游及是公謹以三月五日將脩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於曲水客皆諾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塗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莫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爲

壺難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
者遷酒與肴近集於臨池之堂背堂有危樓翼然俯納
衆碧大受又特具禮領客陟之既又復於初公謹大出
所蓄古器物享客爲好或膝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
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諱競狎各不知人世
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
而歎曰茲游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游之所起乎
蓋夫茲游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
之溱洧正當時小人知慚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
以爲善也雖然人生而感哀樂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
於寒暑其發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

歲時樂游以盡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
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遷故都之祇處五方之中而習
累世之盛男桂女袿春遊而被鳥固其閭閻委巷之所
通行也晉之既遷名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咨嗟
有願爲盛時故都之祇不可得矣故且駕言出游以寫
我憂而何擇於襖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
率嘯嘯喑黯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
達生捐累如莊周脩脩然義死灰枯骨之適若是者謂
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
樂於晉人何邪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憇然
以悲向之歎者欲幡然以辭既而謹曰事適有所寄也

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歎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
蓋各爲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
韻析爲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而
徵之得其韻爲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爲近體律詩若
干言群篇鼎成咸有倫理是庶幾托晉賢之達而返鄭
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題高常侍詩文鈔

高常侍詩文十卷用彭州本及杭本校鈔杭本後出增
多彭州本而彭州較善蓋南渡前趙清彥子湜爲其州
時所刊而眉山王賞爲之叙極高古可愛今鈔多從彭
州也高詩在太白少陵之間不論可知史稱年五十始

工吾觀適盛年落魄梁宋之間謾以薦得一尉又不得
志去客河西當此時世不識適爲何如人又識其詩邪
晚歲宦稍遠志節振暴於時詩有所扶而重然世稱之
猶後于李杜者彼二子軼軻困餓終身官不逮適不惟
天之重與人以名甚於富貴不可兼厚亦其所賴見扶
者復以揜之耶適他文皆工賦尤不下二子世自謂知
適者固但知其詩耳適之仕不以進士於時未亦甚貴
進士故其所作自有一種奇氣厥後進士日貴詩業日
工而求如適者不易得矣杭本載乾元元年以太子詹
事御史中丞睢陽有祭張巡許遠文而史不言嘗爲是
官當是史闕其緒阿育王像讚疑非適磊落人所爲今

直刪去云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同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壞之季不棄其世守橐史記若干弓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爲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事擿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爲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蚤工詩要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禮家辯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能相起而不能相爲也君尚有以教余者乎

題石鼓文

石鼓至臨川王伯順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 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說文解字爲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畫弓

此弓脩穎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於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爲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爲楚接輿或以爲榮啟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

無席義與古異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
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精製妙自非近物必有博
識能定之者

題鞏仲至耳目志

往時朱呂二氏以私學教授其徒不爲時論所容而二
氏脩於其家不廢其徒亦顛頓百折以從之卒之俗成
論定常所受業者皆去爲名大夫四方萬里雖婦人孺
子聞而慕爲正人不疑二師及高弟既先後沒八九十
年之間門人涉獵其說而守之者尚十數公此十數公
又復殄瘁罄盡而國始相隨以亡烏乎世所謂私學何
可廢哉鞏公仲至學呂氏者也然亦及學朱氏伏讀此

卷典刑儼然

題元次山集

唐左金吾衛將軍元結次山集十卷最後用永州本讎
校少訛舛永本於諸本刪去浪翁觀化惡圓惡曲出規
處規訂司樂氏等十四篇以爲無所考證而闕之余讀
其所刪與次山他文有微不類者有甚類者不知永本
何去之亟也按次山詩文外別有元子共三編見於李
商隱叙猗玗子浪說之類所不幸此十四篇當自元子
諸書勦入永本偶未詳耳然元子諸書出於盛年辭多
麗詭遠不如此篇之粹商隱叙載當時士大夫語亦以
次山不師孔氏爲疑然則次山文成學就殆其晚年靜

後一本
考一
法

退刻苦之所得哉古之人身死而後言立次山之骨朽
且久矣其言至今立於世也言之未即善者人能爲次
山諱之今之人生則情于脩未死而求立其言貴者以
位富者以力窮而諱者以黨豈不暫傳求能數十百年
無有也若次山之能久豈以其諛諛哉唐文之傑推退
之詩之摯稱子美他人評次山猶有同異而此二子推
讓獨厚故其爲人亦不盡待後世而定校次山集竟爲
畧書本末使同志者共有考焉

蠅虎賦

有蟲翼然既獰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跳踉振擲是
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閒羣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

諸掌以弄以嬉惴不敢動螻螻蚩蚩先生欣然笑而置
之我聞古人龍猶可秦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
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爲鄰嘻其危而敢玩巧有至人以
道養虎居以爲徒出以爲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
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爲
者邪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邪遇我則馴或曰搏
人所憎不爲不仁故見畏乎蠅者所以見狎於人或曰
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
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躡擾極衆庶之所驚才至人之
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
者必奪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

搏善良以自食腴膏血以自豐其名爲人其實有遠愧於爾蟲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衍挫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寇奪百端有道于已愈攻愈聖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刃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歲於須臾忽微蟲之過隙信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頽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而偃息

字三友說

五行之近民用莫如火彼亦金水土皆出於自然惟火

也人爲之雖人爲之而亦出於自然古之人當其時也則然新火而后始飲食火之不新蓋自五季以降不以爲怪矣學者耳目安於舊弊而不聞先王之法此其一也字舒然以新之易之象曰風雷益吾嘗觀於風其順於物而動者皆益也其不順乎物而動者皆損也惟雷亦然風雷之於物有二道也君子觀其順之道而從之則爲遷善觀其不順之道而違之則爲改過然善與過豈有能自知者哉吾若求益也而入於損吾若求損也而入於益在擇之而已矣字董益之以擇善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自古之聖賢舜禹伊呂皆起於隴畝耕漁之流當其窮時無有不以所事在位爲貴者也孔子

之法曰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曰彼趙孟之貴非貴也我仁義之貴良貴也斯言也自孟子出之是非孟子而言之則涉於傲安有傲而猶得有貴於己者乎雖然若孟子之道則不可不守也字吳良貴以守道

送趙生遊吳序

邑有雋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種孫生於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辭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締稻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

之所逃夫差項藉劉濞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游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辭華而長說謁有范蠡希文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邱靈岩之鬼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瀾縣浩滉烟雲魚鳥池臺苑藥輿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公侯其游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跬步轉易拱把而居千金昔余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

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拜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變皆不足為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橐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題楊鵬舉所編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為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非天資篤厚網繆舊故豈

如他人朝遊莫忘若逆旅相逢之為哉失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為之重憮然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大學習聞父兄時議論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為高者異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材高等亦須盤礴掩抑待年而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免假借他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即無利祿得喪于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群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益易而太學不得如日

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爲諸生相從顧不樂予

祭趙丞文

其年歲在癸巳正月戊午朔越二十六日癸未年家子戴表元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剡丞趙公之靈烏予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賢於己或鮮其傳賢且有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己公昔燕居我爲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爲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勢權之鄉細弱罷市公於此時懦如處子膏梁之門經荒史蕪公於此時勤如窶儒世祿臨民以律爲戲公於此時敏如法吏一鏃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蹶小顛公於此時逸如散

仙父禽于前子獲於后浮沉里閭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雋者五興左侯右伯神龍徙淵雲物先盡山之將夷蘭枯玉墮堂堂大宗餘一毫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善其終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鄰我公族有子公許姻我公笑公顰我無不可曷爲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侮不侮在我我慕公孰惟如公存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瞑北山蒼蒼南嶽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尚享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

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有餘年而遂爲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謀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疎而忘祖譜謀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愷然以爲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得而不及者蒐討畧備亦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不得而及雖孝子順孫夫如之何哉一日偶得先世嘗爲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烏乎以孫氏之

積必待於二千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爲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君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歎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法某男子長而能爲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爲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成其羣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爲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爲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周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之窮老廢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爲條畫以調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

他孫甚多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爲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秦守居士曹君哀辭

奉化爲邑於吾州最多士表元之少也見鄉丈人陳經述古爲後生講說者尚十數人曹君習之諱既年方盛在數中於時崇科舉學君以世家照映里巷則已罷舉不治其學獨喜從方外隱逸之士若爲浮屠氏之法者遊遊必極意之所如於浮屠書閱之連晝夜不厭察其心誠不盡溺於此蓋先薄乎在彼者不足樂而逃之也表元時雖未知學輒能誦其遊南山寶化諸詩而愛之出而諗於人曰是不爲今人文辭者可學也其諫者曰

是不爲今人文辭而自絕於祿仕矣尚焉學其助者曰士患無志耳名成而學之何傷然表元家方窮實未能絕意名宦稍長大即去遊大都俛仰進士未嘗獲一日問學於君之門也乙亥棄官家居始數數從君往來君性喜著書有家法於是尚書論語諸說畧就注易最久每見即出疑義畧十條戒表元畧畧表元謝不能自取案上書指摘其處曰某義如此某義如此今取此表元唯唯識所聞且謝且請而君喜見眉顏方置書離席自出戒庖廚饌客蔬羹果飭皆如法雖燕私款狎所與談皆江淮湖湘間舊事或北方遺俗無一語涉鄙俗氣故喪亂以來如表元之困且微公私憂患之所耗汨宜不

得以自振而猶未棄文墨者當有所受之也君持已峻而不疏與人交恕而不汚自三尺之賤童一葦之窶夫苟以誠心來風雨急難不食其諾至於非其道而即之萬鍾之家弗屑也平生絕者欲不娶無子食不近葷血布袍紗帽以隱約自全於山林城郭間見人吃吃借書自餘一無所干於人其於世念微矣人有與之反覆於廢興存亡之際則戚然幾無所容嗚呼何其仁義質直博雅篤厚君子也壬午之歲君年六十二其歲夏五月遂以微疾不起於家鄉人聞其訃識與不識皆流涕以悲其為士者哭之皆哽咽失聲既而懼微言之將絕思表章之以立於世以繫鄉人之瞻前葬相與謀曰君嘗

榜所居之齋曰泰宇鄉人尊其道不以爵貴而稱之曰居士宜遂以泰宇居士題君之墓其從子夢合有文能狀其行及世出本末之詳以求銘於蔣大夫堯仁大夫又賢能使其言信於人者君之不泯於傳也昭昭矣表元實嘗承學於君竊自悲其質之愚學未成而君棄之廩廩焉將趨於小人之塗也作哀辭

人孰無生兮名微則恥維君之貴兮稱非以仕生孰無家兮亂絕則圯維君之久兮傳非以子遺榮去累兮含光內視浮休一世兮雲行水止謂儒非俗兮謂墨非詭縣居蟻智兮非仁不履我塗多歧兮行邁靡靡歸休里門兮神迷此士童幼有覩兮白紛以俟擲棄純孤兮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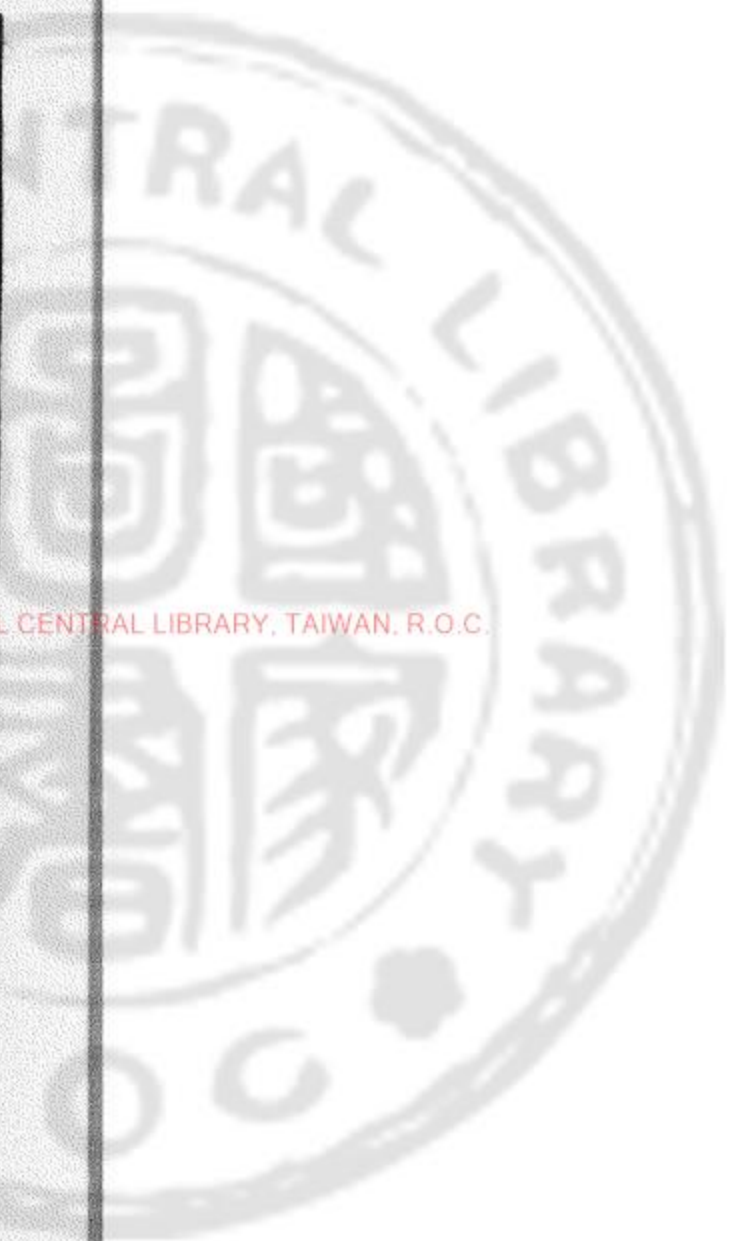
皮爲美幸悔非遲兮病庶過已苟以善終兮孰尤我始
曷去不留兮遺我如屣道遠大荒兮天歿永弛君樂則
完兮我憂以毀匪已獨然兮鄉之無社自古有道兮雖
亡不死東林之原兮西淵之渙我瞻君容兮百世可起
歎音盈閭兮頌舌成市祭當於社兮行則應誄誰識素
臣兮徵茲私史

剡源文集 乙

剡源文集 丙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巖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烟魚鳥之所溱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莫之有易也然時時夢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游宦爲樂雖西塘闌閨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墟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旣拔荆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詩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子爲



我記之余聞而歎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何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運者得之而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而爲意及乎淵停坎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茫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起而噓之陷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可歎豔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塗僮妓笑歌於館榭清人之突未黔邸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

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畎畝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騶御禽蟲之歌吟不儉於鍾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不煩於筵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莫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媚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暝雲歸山冬潦返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屬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聞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濱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屢屢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決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鬚鬢或因而起興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

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代祭右軍祠堂文

某年某歲某月某日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于遠祖故晉右軍王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史冊俗情傳誇舉一遺百造意成書縱言爲文殘珪斷壁千古難羣小者且然況公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春吟澗草晴秀庶幾揮毫尚想舒嘯樹愛召伯繡存平原名賢之光被于遠昆某等爰觀新像載祀山熟塾辦香矢辭炯炯心目尚享

周義烏真贊

娛娛乎若無所爲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頽頽乎若氣盛

遠馳累累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誰與歸後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爲空爲無町畦乎爲嬰兒乎噫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過滄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僚銜命發粟賑饑所至州縣吏負弩矢郊迎前驅候官簞塗廩師秣騎德昌巾褐坐治事聲華燁甚余心歎羨以爲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滄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爲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累累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教

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卽甚善先大夫異其言不契也旣而果不免一出仕爲州叢典叢尋棄歸享高壽浮沈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旣歸築一堂用龐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浮家南來驅馳霜露衝冒暑潦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滄陽田里閒歲時豚酒相徵逐臨流坐樹欹呼散步之爲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廉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慚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身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爲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

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哉蓋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畎畝者不談說遊宦則迫於賦役征戰周衰已然無問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乘高軒而莫恥其故居不可旋馬行遇父兄時嘗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龐德公事不可入於心況又使聞禹稷伊呂之風哉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樸質蓄久不泄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于時如蟄霆遇啓隱璞遭識聲明潤澤安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沖掩抑欲求尋龐公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爲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規規計較於人已禍福之間其達纔賢於當時

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盛仕方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杖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益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滄陽之俗農于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於庠者見其睦嫻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爲何如而視龐氏爲何如哉夫及物廣者天之報之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爲我記之

張君信詩集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不能精也余少時多好

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奕蹴鞠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好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當治詞賦其法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之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爲詩君信雖精詞賦遇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爲詩嘗以贄其鄉先生陳合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弃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若溫若狂始放意爲詩不復如前時前却顧忌辛卯春余來吳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

吐清暢余爲之擊節從容停節雋永矚乎適哉雖然余與君信皆漸老矣余因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爲無益幸而不精雖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博弄蹴踘之流猶爲人所愛幸東方生歎陸楮郎之不爲優旃太史公差節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聞新年移家湖上爲我種魚數千頭柵雞圈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具藝秫釀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爲子屢醉不一醉從來二曹父子淵明太白輩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緣此縱言乎君信名革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爾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傳齊東之云者非之之辭也故莊周目齊諧爲滑稽漢高責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矣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鄭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辭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札也他所稱舉苟聞曲證如歸太山之顛而記封丘之墳過鬻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凡若是不

苟然也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辭謙爾非實也
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亦非也我
家曾大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爲客
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子孫
而遂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敷六曹外大父參預
文莊章公出之兩制臺閣之舊章宮府之故事汎濫淹
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
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
編吾書而繫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辭以
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宦余州時余方爲民萬山中勢不得相往
來而子文數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闊絕
十五年以爲子文去而翱翔江湖之上當已執上大夫
之珪乘客鄉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孟春解后
于錢塘逆旅握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干篇相示曰自
去子州所辛苦極力而得者纔此耳余讀而味之則子
文詩律麗清邃迺一如丘園書生山林處士之作搜羅
蟲魚抉摘烟露幾相忘於前日之爲者噫乎子文何以
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而處之亦良不易使子文
十五年之間幸能如衆人有所爲成就不過亦如衆人
徒勞而已何若勞於詩耶此事勿論論切於詩者余自

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語兼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是矣然古詩人作寒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詩傳之至今不見其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爽然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國今交游風流可稱者有誰其江山高秀余生雅愛遊處也旦夕從子文歸而求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秦李二氏誠

古有秦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於其奮匿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者雖趨捷如堵牆躍其前時交而什由是人心伏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所以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游

醴食聲樂以憊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弈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游而實恥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也一少年衆曲恚曰吾屬所爲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爾矣故今言伎之不終者以秦氏爲戒夸氏之國有好游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業靡非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疎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閒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槩亦可謂辯博不常之士矣去

而之一邑一邑之人敬之去而之一州一州之人異之去而之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面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安車處則函文群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之凡曰吾於學非能物物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群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旣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游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群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爲禮

今人言爲師者又相戒無若奪氏子然也戴子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游者何太薄也吾觀自昔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跡所經誕謾無所攷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者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媮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與余相從數數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癯然書生聲談不相敵然每過余傾意氣與余有移晷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緝簡編塗竄鉛墨喜而從旁歎羨若以爲

不可及者昔魏公子之於侯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
度豈不亦若是然哉嘗聞一燕居之齋名之曰養心而
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與智者何其勞乎
吾年非高力非弱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將求爲
子之學者與之朝遊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佚老吾
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
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
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爲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
隩而潛焉老者知慈孝者興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
幾而弦歌鳴焉衣冠翔焉而東湖爲文物之區矣又無
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馳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駟官

謙從填塞往來笙鍾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
於明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當少息人文太盛則將
返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
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涵淳蘊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
采色養目目昏鄭衛養耳耳聾滋味服御養口體口體
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辱而常貴景文歸
而覩其名益思其義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以爲記

題毒安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脩當魏文
節公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
門固多士仲容又時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

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閭爲之徘徊却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連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梁度間得故紙一束拮據而綴葺之知爲毒安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厓字張甫毒安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邱隴皆在吾鄉歲時往復不一柴君豈非從後君載來耶抑或如晉安間人相思命駕乘輿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顧眄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真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及史丞相家

羣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蟲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卽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皆有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陵雲霞鞭鸞皇而遊於垓北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蓋不得聞此卷幸袁氏

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稗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好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爲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之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人曰如子言卽當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古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吾夫子之諭人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

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夫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拘之有次而勤之有業嚴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憑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孝友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需體塗足之勞而近書冊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遵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云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

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跏趺而儒家反以爲非禮者也嗚呼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笑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不可思其然哉余竊嘗葺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初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張古圖於壁牖閒暇日賓游者至卽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家世詩書多葺而嗜學今方棄軒裳薄城市而爲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門而來行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同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載表元記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攜挈東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纍纍亦倦於行顧語其季潛然不寧嘻彼行旅道塗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鳥巢於林獸穴於麓日莫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方死迺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寘食其舊除荒蕪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子子姪先後並去聲妯娌也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善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襟振弁粲齒舒顏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

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妾園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爲人化墟作家驚還痛定未皇其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團欒於一室浩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庫放象舜實爲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邨急語唐宮飛鏃貴及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麋爾墳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覲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糲并餐衣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

坐諷聯席昔也斯墟嵐灑霧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書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邱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第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盎如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聳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爲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酒先生起舞取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史景正字序

甬東史君蒙卿其族昆弟之字皆冠以景既有字君景
呂者矣年長學成而疑之以書來剡原曰是不嫌吾志
願有易也遂爲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來物未有
可必正者也必正之能正焉者寡矣惟人之心自其童
蒙未有不正者也既而能言既而有識知既而無所不
爲不正者斯至矣然雖其將不正幸而有以治之已失
者可使未遠而還不幸內無賢父兄外無良師傳資微
器薄而功力不充茲其陷於棄人也已爾吾他日掘地
尺而得泉涓涓然出竇穴閒舒之爲淪漣匯之爲滄浪
清可鑑而美可釀也放之數尋則有混而爲泥沙鬱而
爲汙地湮而爲糞壤草莽交之蟲蛇興之其不止於是

然後積衆流之會爲湖爲溪爲湖爲江以達於海人心
之初非愧於斯泉之清與美也世故爲之泥沙嗜欲之
爲汙池利祿之爲糞壤芻游臧獲之爲蟲蛇草莽可不
懼哉聖人於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象曰山下
出泉蒙吾子其務謹其出而養其正也乎哉年哉既長
者德將愈加學既成者識將愈堅積其功趨而會於聖
人之海無難矣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姦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瀘垂入國門出
之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足
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

惟著方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谿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人名跡晦著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時其可仕也然後

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爲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爲不仕而爲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仕者皆爲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爲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若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爲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豪華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

墨有駭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教授以官翱翔而
不就迨于今茲又板之爲發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
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然余於存博
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
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
人道也古之爲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苦
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
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溼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
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牛而嗟釋鋤而起
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爲儒則其處也唾壺而塵尾其
出也高車而肥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

於在家庭爲子弟僕役在道塗爲少賤負戴在庠序爲
生徒肆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也論也論已
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者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
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爲官吏者治人以政爲師長
者教人以道也嗟乎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可憂
輕於人今之勞也猶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也乎哉存
博行矣異時發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前所云師良
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爲東萊公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
問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廣之又歸而教余
焉

丁酉五月十日

劉源文集 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剡源文集 丁

謝王廉訪書

九月吉日奔進士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憲使侍御
執事表元竊伏窮海之濱於當世王公大人非惟執分
不可易接蓋亦有進退之禮焉故一切屏跡隴畝寄名
庠序以自容其窮賤獨怪一二年來官府清平賦役稀
減深邇窮壤戴白遺老遽欣欣有太平之慶而廉文
肅給持法不阿如明公者實在憲府表元雖未得脩姓
名通門館而私心之所賢從可知矣於是愈自刻厲以
爲事既幸而至此善弱益不可以安自安性又實不能
通曉時務息心養志以吟以詠先王之道德謹身節用

以耕耘聖世之休澤如此亦可謂厚幸矣去年之殊有
來自越上者傳明公之意云將以稽山山長見處表元
始而疑中而息既而重之以感何以疑明公甚貴表元
甚賤上無高曾通家之契次無左右脩容之援下無夙
咎登門之雅無干求無傳遞何由而有此舉駸尋歲季
傳者不息至於今茲成命果出臺丞發函達掖馳幣監
臨致其敦迫游從贊其果決而始焉之疑破矣何以憂
憂表元之窮愚而將不得以成明公之舉表元之窮愚
而明公舉之是施德之過也何憂焉表元之憂有三說
其一山長雖非吏職既食官司奉祿則同於入仕古之
仕者有忘家之義有委質之節故必先盡其私計而後

可以從人表元家本窮空上有七十之親下有四男子
四女子男子長者方十七歲女子二已嫁二未行主饋
惟託於病妻應門素企於旁觀所以尋常不過傍家教
學以贍給衣食如舊知識憐其困苦屢屢牽挽使從祿
仕祿仕非不美也盡契挈則無以養廉單行則誰與幹
蠶章交公車積在故府逡巡而請辭懇苦而告免者二
十年於此矣其二則村力有所不及表元之舊也固嘗
仕於江南江南教授其職無以異於今之山長而不兼
錢糧謂之文字官大抵有清望者略滿歲月即遷朝職
表元於時年未三十精神矍力猶可勉強今者五十之
年飢寒休迫患難消耗頭昏目眩之疾時時而發兼以

閑居日久疎於關防拙於鞭算一領學官則財賦兼署簿書會計有不容盡辟者外誤敗事可立而待其三榮辱得喪往往相依而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甲之所喜乙或以爲憎乙之所否甲或以爲可今以明公臨之在上猶可恃以無恐顧明公之聲華材譽方嚮用於時豈鬱鬱於荆東一隅之土者邪萬一它有嚴師帥苛督掾糾其闕漏舉其高曠表元何以堪之是今日之出又恐將爲它日之累此三息者事體在目睫之間明公既能悉之必垂識察其餘材學荒唐儀矩邛野不足以當承範學模之任備趨時奔走之材又未論也然則何以感表元請爲明公深言而明公深听之古人有言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以明公之所施於表元豈嘗有試用於表元者乎以元表元之所受於明公豈嘗有倚辦於明公者乎今人同林有相水火對面如隔千里而明公念表元之窮正纖悉處分如見其肺肝然知其不足於養也而求以益其力知其有恥也而自任其勞于臺歷省踰歲涉月事成而始知謀集而乃喻古之人有懷恩重飡而不失信於一諾表元雖不材蓋嘗聞士君子之風矣稍俟秋冬之交專當俯伏行臺脩知己之謝固不敢因循偃蹇以負明公所爲憐窮起滯之意若區區悃悃亦惟明公念之惟是本末詳重非尺牘可了謹具長幅親縷控陳即日初寒尊候安好切冀爲國爲民爲斯文

加愛以葺柄用表元下情豈勝傾企之至

悉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呂復初以門功世祿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備然爲清傳余嘗布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悉日齋者曰吾甚悉揚雄氏之言悉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以爲孝也吾學既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舉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非篤學力行脩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游不可勝數自非甚闖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

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身於不肖者往往而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目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至情仁人孝子之不設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官簞瓢如羊豕被醇緼如狐貉安煩習苦則既其命而柰之何俾其親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翰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譁於名者之悉日也雞鳴而起操錐刀術日廂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饘粥不充而日旨且闕此貪於利者之悉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蓋

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管簞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陵節躐等者焉方其惜陰童齒請益觚槩則已足高志揚有馳里門名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恣日者也學問以去蔽非以爲蔽而有專精一往之士慕蔽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渴飢迷晝夜神癡氣耗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恣日者也復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秩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脩而靜處詳視而順聽於菑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大夫手構南堂一區湖峯縈環仰有烟林雲月風嵐晴雨之玩頗有魚鳧驅

雁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連多良雋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語其徒清談雅歌商畧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入而披爛碎之衣侍寬閒之燕晴暄輿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游夏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慊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吾愛日爲有助菑之可懼吾將以爲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爲歡遂書以爲記

游蘭亭詩序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繼其游者山川人情古今賢愚不相遠蓋豈無游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午之春

於是部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塾且再歲荒
原廢墟丹堊逆翔涌今使者河南焮公檐帷踵臨教治
益洽當三月三日右軍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
者曰子才而次拜薦牲酒祠下遂詣曲水流杯序飲如
永味脩禊故事當是時兩使者奔後至越以詞翰風流
聲撼江湘東平公雖去越行韶相望而河南公欣禮之
成首隸于會郡僚之良儒官之英騶鳴轍流于于而來
逢衣峨冠彌卷滿谷山翁野客奔走出睹先是東平公
卽塾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爲諸生至是命之當席
拱立羣誦永和諸賢蘭亭詩音容諧同情禮清逸凡在
飲者莫不驩愜中飲有坐而歎曰美哉游乎自吾具耳

目以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
仲尼感逝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亦能使人瞻
慕咨嗟歎想如吾人於永味否是未可知也旣又有作
而非之者曰子何以古人爲哉子不觀夫栝乎今夫栝
油油然隨風而行浮浮然乘波而流盛醇駕輕若沈若
浮奔行旣遷而後至者亦莫休焉今吾人之游於世有
以異於栝之游於水今人之不能爲古人猶古人之不
能爲今人也而又何羨乎且人苦不自知當永和諸賢
裴回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然者徒敗
人意耳今日之事且極飲爲樂安知後來者不健羨吾
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爲韻人探一韻韻

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原戴表元爲之序表元謹序

游雲門若邪谿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魁然一佳塢也於時暮春湍林晝鳴散坐柰柰有涼氣夜分尤甚臥者聞巖上虎聲詰朝問人非虎也出山益東六七里一谿清紆如帶車者云卽若耶谿谿上有任公子釣臺敞恍無復人境迺知唐詩人夸詡非虛語彼王謝輩懷章絃攜導從而游直以不能遽爾舍去故邪谿忽繁忽直山乍印乍伏左右顧皆會人意稍轉登明覺寺諸美一一在眼中穿西望碧惟四縣雲門寺也初游陶山小雨至若耶尚

陰暄近雲門天宇始盡清朗遂投元上人竹房飲酒酒酣倚顧况所題松樹酌葛翁丹井泉分韻詠詩游者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之甲午歲三月二十日序

汝南處士焮君墓表

士有學行成於身而埋沈鬱滯名不聞於當時者古今何可勝數賴其遺徽墜美或爲家庭里巷所記錄後世君子因有攷焉以不至於泯滅然夫有不奔生於干戈流離羈窮厄絕之際雖其子孫宗族存亡且不自保而奚暇乎其它則爲善於此時欲望有所託而傳豈不愈難哉若汝南處士焮君之事實泫然使人傷懷之處士

諱鶚字百一河南蔡州人金之季年士學日趨於華處士獨凝然清苦力業躬古人之操嘗以治尚書進士應鄉貢舉輒得之蓋其年纔十七八耳場屋奔輩相指目錯愕皆欲避其俊鋒至廷試不輒不偶處士意夫曰吾齒未它日不憂無名憂無以將其名者益劬學不止使從容歲率俟其盈科而行盡銳而出縱名爵富貴制於天者不可多取其文章氣燄較今人所稱譽以爲者儻大老者何止可與之頡頏爭先而已甲午之歲蔡破金亡處士蒼黃播逃會有相知者引見宋師帥孟太尉太尉夫知其名載與俱歸襄陽館之州庠廩之餐錢南中人見處士嚴重有學問甚禮悉之後五年襄陽又破遂

度漢江北歸至洛西居焉當是時處士老矣所艱勤勞悴而成者既不可以少自著見其心志摧藏材氣感槩一一皆非人世當有一時衣冠名彥生死浮沈寥寥欲盡而聞處士蒼顏白髮生還河洛問學者隱然依之以爲盟主於是汝州士大夫遣人致書幣邀請歸淑其子弟處士幡然應之居未幾得疾以甲寅歲四月二十日卒于汝州高年吾十有五配丘氏長某次桂孫男四人燦燁燧煜孫女某嫁王某丘夫人之卒以辛未歲正月八日葬皆在汝州某縣某鄉某原按味氏望出天水宋有名富者嘗仕至中書舍人其籍之徙蔡州不知所始而處士自蔡州之汝州凡四徙其葬題爲汝南處士味

君之墓而年以文志其遺事者翰林學士王君器天下
尊仰號爲鹿庵先生者也葬後四十年而處士之次子
今以奉訓大夫簽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材名方
進用於時一日大夫嗚咽語剡原戴表元曰噫乎先處
士棄諸孤早童幼不能詳知先處士言行今桂猶得以
略聞彷彿者王先生之賜也王先生平生持道德風裁
不妄以文假人學者觀於王先生可以得先處士之爲
人焉抑吾稽諸禮王先生之文當薶臧墳中而有事乎
追崇揚顯者比古之處士得有墓上之表設以累子表
元辭非其人不獲則謹爲撰次本末且颺諸詩以成
大夫之志以昭處士之澤使人知夫處隱微而強爲善

者人無不傳而天無不報夫庶幾風俗之一助乎銘曰
天水之殊蔓于汝南屬時風塵有雋耽耽伊何虎
焯鸞翔峨冠泥涂振策頽陽浮河度沔跳鞏走洛匪我
之窮維道之危危不亏天我能高之窮不亏天我能康
之山川冥迷歲月瀰渺兵休美息見此遺老百舍一師
百世一宗孰約其生不隆其纒我聞自古賢不必仕褒
調錫名是曰處士處士有後有德有文我作侈辭以賁
其墳

舒將仕哀辭

里之族莫望於舒舒之先多名雋秀人然其警悟俊拔
蚤成而穎立者以余耳目所及得三人焉曰國子監進

士澣字平甫以清文卓識在六館俊游之目既而自厭
爲未足著易說垂就而死自措紳韋布雖不識平甫者
人人惜之曰寧海尉杭字叔禮氣骨峭立視場屋舉子
業不足經意不三舉竟能掇天子科第至官不數月大
死斯二君者余與之游其爲人蓋聞而知之若今將仕
君諱炯字公明甫者余誠與之游而知之其爲人其才
殆敏於叔禮其志於平甫無不及也其所欲就皆未槩
見於世而其季較二君尤劣焉嗚呼茲非大可哀者邪
公明與余居相距無一舍余貧賤奔走咸淳十年春始
識之於金陵公明在父翁恂恂寡言笑供弟子職惟謹
它日過之領客縱談作晉宋間清言灑脫可人意尤喜

賦詩弄翰握筆自重不輕出出則勁麗絕俗余嘗面言
公明能事止此已不翅佳公子矣公明不以爲然時時
作尺牘从余借關洛建上書以報之曰吾所自有將求
異聞爾性嗜酒能醉而有禮朋友少少過差衆折之不
爲貸或言公明毋乃已甚曰此固朋友之道也金陵軒
蓋如雲林公明不喜數數與友鬪私覲諸曹吏立于庭
甚者不識其面而綜理米鹽酬答書疏躬家庭之勞不
遺力故余於其門進而與賢父言敬其居官能勤而無
內顧之累退而與賢子處悉其居家能理而無外交之
嫌非是父不足以成其子非是子不足以相其父也嗚
呼而遂訣其父而往也邪公明誓不待年而長氣欲離

世而立豈獨造物者忌其取之多而得之驟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抑人之生也莫不有死顧所以死何如耳公明內行天至志於爲人所難當盛夏時不憚數百里蒲服以反繼母之喪蒙冒暑雨強忍飢渴以及於病病劇不自勝猶能力憊畢役以面其父至信宿而後絕醫也得視其樂斂也得馮其棺哭也於寢奠也於次凡以厚其終者一一無憾是公明之死爲死孝而爲公明之父者報之得盡禮矣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今吾之無所聞無所稱而死者幾何人有若公明行事未久而能嗟歎不忘者乎然則壽夭姑所未計雖尚謂舒氏有子可也余知公明金惟

金陵時爲詳後一年歸里中間之悼公明者曰是好學朴愿人也其慷慨急義能爲人謀而忠者也是生於貴家能屏絕聲色以禮法持其身者也復皆曰是宜壽而貴者也而今亡矣嗚呼公明真可哀矣以余知之詳而猶未盡則它可稱者可勝書哉遂爲作哀辭以申余之拳拳於其家世者且以釋賢父痛往之懷云

維天生材兮孰使之然厚畀其良兮亟毀其堅維人之生兮孰命於天貴壽或愚兮或夭而賢煌煌大宗兮邁德于先代生雋質兮有志無幸彼美一人兮廣顙脩肩其外孔文兮內慤而專飛書電疾兮發語春妍千夫卻立兮勇往無奔我知其心兮與禮周旋母喪在遠兮走

陸浮川爲子必孝兮之死靡遷焦勞力疾兮僅而歸全
輻車胤反兮卷旒宵連摧松始拱兮隕驥初鞭幸雖無
撼兮胡可棄捐百年同盡兮奄奄黃泉君如尚存兮非
鬼非仙我辭不誑兮可徵而傳

梅林二李公哀辭

梅林二李公隱者也梅林爲台寧海望里名馳祿奔十
士九達而二公獨以文學行誼老其身故謂之隱者焉
丙子之禍衣冠播逃二公遂與其家深入南峽萬山中
故家猶不廢客主禮時時從公問知學術大槩而長公
之子爲少公後者國華實父又余平生交相與道家庭
里巷事特詳蓋長公諱屋字德夫少公諱正夫字友端

長公方嚴好脩善以風望軌俗初若不可犯追从之久
亦不見爲異其學自六經諸傳記近世周程諸子書與
夫太乎皇極經立潛虛之文以至卜筮醫藥之說無所
不講而不好科舉業曰是不足辱吾學也少公慈祥樂
易薰然如不自持每酒酣意適放聲高歌驚動鄰壁視
孩童戲弄事不使失意粹遇言論不中理雖在貴者必
厲色衆折之俟盡其說乃止有古律詩若干首會心輒
發不求人知得古詩人感興之樂余在二公閒實所見
聞鑿鑿如此後更大瀕洞實父段二西入荆余杖扶三
老人徒步泝荆莽出泥淖顛頓百折以及之最厚不復
故所舍共依白巖山窶人以居居數月實父稍出峽余

家困餓益甚有鄉邑故人自二百里外遣使來問生死力拔之以歸於是始與二公動息不相聞丁丑之冬余道海上逢實父家蒼頭奴言狀甚感則二公相繼竟死久矣嗚呼異哉長公之配舒夫人端凝有法度余及拜之後長公一日生其死也夫纔後九日嗚呼尤異哉實父篤學工言辭聞既力僦負土治三窆以禮且將褒輯遺事衰經往拜於退相葉公之門以求其文表之墓以終揚親之孝其中外兄弟若閩風舒景高同志之友劉正中皆焯焯有名能爲古文章傳述言行宜信天不使善人得職埋淪廢何可勝道大不牽遂爲僵隸餒鬼不得坏土之藏已飯之祭焉然自勸於求仁者論之就

令狼籍至是猶賢於嗛愧忍垢而存者萬萬跌公生無慙死無憾得正歸全德業有攷於後固當含笑入地下爾獨與實父別去未幾患難偶皆不殆所事而今聞其惇惇孑立爲之潛然不自禁且余四方之事已絕通家老宿近在耳目可親接者珍折殆盡將使余何瞻何以終祛其惑而詔道德之進邪是故不獨爲實父悲又悲余之私也作哀辭辭曰

何辜斯人兮我哀蒼蒼無賤不禍兮大摧其良有瞞二老兮既允而藏臧仁不淫惠兮義不鞠剛身則孔約兮道奮以昌我往从之兮居非其鄉水怪夜哭兮山夔晝翔寢畏長蛇兮出辟豐狼燿燿震電兮歛而飛霜公行

我隨兮百億不僵敢曰道險兮我無車糧猗嗟生世兮
抑又何常執既當然兮誰在誰亡公穉有室兮我老在
堂苟不可死兮善道以藏瞻望匪遠兮曷日敢忘奄奄
音顏兮遂隔幽荒十室異俗兮百里殊疆我懷伊人兮
涕泗其滂匪人則懷兮世遠且長豈不有迷兮後人之
慶沒或不牽兮存者爲殃連軫同歸兮傲志尚羊我作
斯辭兮匪爲公傷

跋史味旨詩卷

宋翰宰相世家多言韓呂氏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問
其人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皆能賢而過哉君子
悉之也從而爲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

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它有令善者夫若分受其辱余
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材呂也多遜于學遜而學者人
常退之此人事夫天道也度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
氏遂欲與韓呂爲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冊生
其門者人懷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
之存乃有同產弟剛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
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剛定沒授官必欲以貶其子其
子味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
不仕然後爲賢而况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
所不爲辭遜之節植于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
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尚德君子成人之美

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味旨諸孫景肅出所藏味旨遺墨相示詩辭若干皆清純典密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脩強記誦詩言律行本末整肅自刑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語諸舅者思所以承之哉

跋中上人所藏吳傅朋帖

靖康之禍中原士大夫流離南徙不得其所者多矣吳公傅朋大自吾鄉辟地台之寧海遂欲取道七閩今寧海淨土院楹間舊題可攷也方是時大駕在南故趨之如此此帖與吾鄉學佛者往來寧非其所從納交邪然

公趨台之歲以建炎庚戌是冬秦檜北歸明季味議成江浙遂爲內地浸興文家事帖中言錢塘新雕戒殺生頌湖心諸處刊佛語不一士大夫無所用心浮沈翰墨間一至於此又可歎也

戴隱記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翰荆吳莫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暇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于山慕雲門禹穴于水誇鑑湖若耶又徃徃多在荒僻墟塢人煙散朗之處而戴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游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嘗于此采蠶焉旣而王

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游者而亦已忘其爲戴山久矣有僑者王庭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戴隱余聞而異之又它日過之戴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屨凡山中之雲烟卉木花鳥陰姓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翫是誠可以逃口囂遺榮辱而隱焉而庭吉于越之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庭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于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歡隊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

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庭吉之樂必有以養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戴山之爲庭吉隱夫將或爲庭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悒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如柳士師之味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庭吉其歸而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而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常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支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庭吉曰願受教因書于其齋以爲記

新見... 也... 剡源文集... 卷一... 剡源文集... 卷一... 剡源文集... 卷一...

剡源文集 丁

右剡原先生文集四卷四明戴表元謨表元字帥初
一字曾伯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卽加冠入
鄉校从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肖學諸父強之乃游臨
安是時方尚書逢辰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
得其文大奇之中咸淳辛未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
授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架閣皆不就積階至文林
郎大德中用薦者起家復爲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
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年六十七先生眉目炯聳
慷慨自奮爲文清深整雅蓄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
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

剡源文集 戊

瓶城軒銘二首

吳興凌德庸規寢小軒爲習讀修省之所而摘以先賢
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剡源薰表源
爲二銘書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爲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煇之而
爲瓶則一成形而終古至於持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
能以復補不如爲土之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
帛歌舞不善出之則有血流漂杵喜爲福主怒成旣府
故明者慎之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勿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

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蹶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征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成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闖茸晦昧者託而逃焉烏乎是何不仁已甚邪天之生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而已耳材聰目材明人不乏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於水火今日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

若曰聰不至于聽鬪蟻明不至于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而非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馬之驟割之銛寧得上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溪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義政業爲江南名卿緣素梓故每與評覈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斯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閎闊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則攀援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沈談笑群衆中不失繩墨卽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能取知於人寸量尺敘然後至故

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後二十年家單仕絕四壁不立平時茨門赫族勢當同漸同盡而其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教官字彥實者于杭問之先大夫乃東發翁也行藏本末無不習聞之古人之學問文獻無不貫淹之至於雄詞雅章機舂轂奔奇聞異解蹊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而家庭之所成者邪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今即用材又可得不用爲邪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若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使人先畏其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

而出之何如回宣城王敬仲兄弟九余所材也亦以是質之

顧伯玉詩文編序

古之聞人能以文學華其射而名于後世者豈獨繫乎人力之所成就亦其豪傑之見有以異於衆人而然乎余嘗怪今人之好揣摩時材者斯吳士烏乎彼直以其居衍沃安紛華無志於超觀遠舉以爲土風適當然耳是烏知其初吳之初有延陵季子以多聞博識能使齊魯晉鄭諸國之名賢傾身而願從之交有言子游輕千里而北學於仲尼仲尼之門游者累千人而稱子游爲文學者凡東南之儒者班班名揚藝顯空出於二人苗

齋焉故其流膏餘澤沾注吳土漢魏以來閎闊尤盛若
華亭顧氏其一也顧氏起丞相雍子孫世世不墜清業
其詳著於史牒余嘗客華亭之亭林野王讀書堆而願
游焉亭林之東數十里亦有顧氏居果園而與同大學
屢爲流之流畱連往復如是三十年始適伯玉伯玉雖
世居果園業成而科舉罷卽大縱其學於六藝百氏之
書浩浩乎慕爲古文章而交於當世之勝己者以廣其
識旣而猶以爲隘也會郡國以其名舉茂才異等則橐
其書走燕趙間盡與其奇士游遂迺遷見執政大臣將
撼之以太平經濟之略當是時年甚少氣甚銳視勛名
爵位不足致畱滯未見省而亟翩然以歸諸公相知者

頗極力羈縻之不可得人或爲伯玉惜伯玉曰我之爲
我未失也歸而益力學攻文章迺今叢編鉅帙聞楚客
之賦詞漢儒之論議唐賢之篇什旬鈔日纂已使人膾
炙不暇今不止以其可以名終身傳後世者距古聞人
何遠邪士大夫懷居養安內無豪傑特起之見外無交
游廣博之助而望有所立真難哉惜余雖知出此而早
衰多累年加又長不得從伯玉驅馳先後而相與觀德
業之進則爲深可愧悔耳大德戊戌秋望後七日前進
士戴表元序

荆源文集 戊

代夕覽真人贊王彥洪搃管壽像

氣和且莊色溫而瑩其動如樞其靜若鏡此足觀其爲
政至其薄鍾鼎之養高山林之興來往風流一觴一詠
則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也

